



禪思想探原

柳田聖山著
一默譯

譯者按：本文譯自佛教思想叢書之「無之探求——中國禪」之第一部份，亦即主體部份，題為「禪思想之成立」。柳田聖山氏著。本文只包括該部份之前六章（計共十一章），暢論禪思想之淵源；由古印度之冥想思想，以迄於中國禪南北宗形成前之思想上的發展。故易其名為「禪思想探原」。

譯者有意續譯原書所餘之五章。但現因遠行在即，此事請俟諸異日。

著者柳田聖山氏，為日本禪學者，又專攻宗教學，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著作有：訓註大應錄、訓註臨濟錄、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臨濟之家風、達摩語錄、初期禪史等。

引言

禪之起源

禪是古代印度人所謂瑜伽與宇宙冥合的智慧。它的起源，可以遠溯至紀元前二十世紀。禪，梵語是 *dhyanā* 的音寫，意即冥想；瑜珈 *yoga* 是精神集中的事。因此，禪是廣義瑜珈實踐的一個階段；但一般可把它理解為把心結附在一定的對象上而止息心的煩亂，得到無我的明智的那一種修練。

印度文明雖有濃淡的差異，但都具有這樣的冥想與精神集中的實踐。譬如，可以看成不遲於紀元前二五〇年的 *Svetāśvata Upaniṣad*（引着白騾子的仙人的奧義書），其第二章說及瑜珈的方法，即這樣地歌詠着：

把身體的三個部分（胸、脖子、頭）
一直持保持着挺伸向上的狀態

把各個感官和意識轉向心頭
他即能在梵之船筏中振刷其精神
而渡過那生起一切怖懼之水流

他停止呼吸，抑制運動
在幾乎消滅呼吸之際（靜靜地）由鼻孔吐息
儼如登上為狂馬所牽引的車子那樣
他謹慎地振刷其精神
統一其意識

薄伽梵歌（*Bhagavad-gītā*）與瑜珈

白騾子仙人奧義書所述的瑜珈方法，其後為西紀一世紀左右的印度梵語宗教詩「薄伽梵歌」第六章所繼承。這書中所說的瑜珈實踐法，被人連結到倡導對唯一的神的絕對皈依的印度原始的數論哲學上去，但實踐自身的基本上全與上述者相一致。這裏謹

將「薄伽梵歌」第六章的前部略引如下。

瑜伽的實踐者，他遠離人煙而獨居
抑制身心，捨棄貪念，而離所有
決心常自修練（第十頌）

在不太高也不太低的清淨的地方

滿佈着衣服，毛毯和草

讓他敷設自己的安穩的座位吧（第十一頌）

在那裏坐着，把意識集中於一點上

抑制心與感官的活動

必須修習瑜伽，來淨化自己啊（第十二頌）

這詩恐怕是說出具體的冥想心得的現存最古的文獻了。而這些說明，與其後中國、日本有關坐禪的書的主張，基本上幾乎沒有差異。今日我們賦予禪道場的人們首先要做的事，亦大抵不出這詩的範圍。可以說，在文獻足徵下，我們可以知道，實際的冥想技術，即使貫通兩千年以上，仍是完全沒有變動的。這顯示出，所有人類的姿勢，仍以坐禪為最佳。

冥想之拓展

這裏更應注意的是，依於基本上完全是相同的冥想的實踐而生出印度、中國和日本的各派宗教，其教義實際上是多種多樣的。這表示，即使是在同一的佛教中，亦有不同的開展。例如，今日南方佛教與日本禪宗的冥想，在思想內容上便有顯著的差異，而且，瑜伽與禪的坐法，即使是其實踐的樣式，亦有不同。可以說，縱貫二千年的歷史，橫貫印度、中國、日本的亞洲全域的冥想，其思想與各地異質的文明相結合，而導致百花盛放的偉觀。而由今日所存留的多樣的遺物與文獻，亦可想像得到，在中央亞細亞、西藏、南洋諸島，亦曾有過傑出的冥想的宗教。又最近，在宗教傳統方面完全相異的歐美，相當強烈地要求冥想的實踐，

如那些旅遊者不約而同地報告那樣。

由此可知，過去的亞洲人所寄予古代在印度興起的冥想宗教的關心，實際是多種多樣的，在地理上跨越廣闊範圍的；這事實實與今日我們不期然地祈求於禪一點直接相應。

具有這樣長久的歷史而與廣漠的異質文明相結合的，起自印度的冥想的宗教，要追源其思想本質，那是極端困難的事。

一般地言，籠統地說禪或瑜伽，一方面是一切如此，同時亦都不免這樣的曖昧性；這未必能說是它的本質。特別是對於所謂禪之文化或思想一類東西來說，其危險性越加嚴重。例如，在今日以視覺的意義而被視為禪文化的代表的石庭、繪畫與墨跡等東西，究竟是甚麼樣的禪文化呢？我們的知識是極其籠統的東西。它大概不可能升而為明確的意識吧。或許那些東西不過是心境上的事而已。當然，可能是，這樣是這樣才好。禪的文化並不一定要以哲學體系為前提的，鑒賞與理解的深淺，是關乎這些東西的人的問題。能理解的人便知曉，不能理解的人便不知曉；又，在理解的方式和所謂不能理解的內容中，亦有無數的問題哩。

而最重要的是，人們對於今日的禪的關切，竟趨向於易於連結起那最流行的通俗性方面，舉例來說，最近，對有關以佛教為中心的東方傳統思想的反省加深了，因而相繼有出版各種啟蒙書的計劃。特別是，人們對禪的興趣很大。為了適應一般口味的出版社，在以講座之名而計劃出版叢書時，往往把佛教諸宗限於禪的叢書中。即是說，禪便這樣通俗化了。實際上，這是非常危險的。而這種傾向，並不單是今日的事，它實與中國、日本的禪的歷史的本質連在一起。

禪之超現實性

仔細地考察看，這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事。禪在佛教各派中恐怕是最難以通俗化的，但却能散發出最通俗的魅力，這是甚麼原因呢？

實際上，禪只是那些被挑選出來的少數派的宗教而已。從歷史上說，這是由所謂出家與獨坐冥想的嚴酷的實踐出發的。最低

限度，佛教中的禪，是以如文字所表示那樣忠實地學習佛陀嚴刻的出家與坐禪之道為始的。這更可關連到在佛教以前的孤獨的仙人傳統。又，即使在大乘諸派興起之後，仍然一心一意守護着最樸素的佛教的實踐的，是禪方面的人士。這在我們今日來說，是有限界的，即不能立刻便視為一般的共通實踐。本來，主張大乘禪，更進而越過它而以最上乘的禪為立場的，是中國和日本的禪；這原不必拘泥於狹義的出家主義的。不過，如所見那樣，作為實踐的禪，自紀元前三世紀的古吠陀時代以至於今日，幾乎全沒有變動。瞑想的實踐，其實是最難與一般現代人的生活連結起來的。最低限度，它要求在一定期間中斷絕與家庭社會來往的那種孤獨生活。這是更徹底地要越過文化領域的。

嚴格意義的瞑想的實踐已是過去的東西了。我們必需再次了解這一事實。一切皆依社會性的職業區別的體制與意識來衡量；這現代史的方向，與禪的實踐、思想，本質上不相容。我們亦可以說，由於本質上不相容，相反地便在本質的情緒的領域中求取通俗化了。

作為思想的禪之本質

更為困難的，是對於作為思想的禪的本質的理解問題。由實踐興趣出發的禪，在其思想的形成方面，並沒有體系的立場。無寧是，一方面，佛教體系的全部，都可視為禪的思想；相反地，也可以有這是佛教思想，但不是禪思想這樣的譏諷。而且，中國禪與老莊思想，要本質地把它們區別開，是極為困難的事。一般被視為是中國禪的思想的，多亦是老莊的思想，或者儒家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思想是甚麼一類問題，更使困難複雜化。

倘若如一般所想的那樣，把思想看成是人人所要承認的普遍的根源的真理的話，則我們必須說在禪中並無思想。本來，所謂思想，作為佛教的術語，一般地言是妄想之意；但有時却可轉換一下，而用到抑制妄想的那種思惟、瞑想的意思方面去。思想常是取倒退意思的。反過來說，當禪把思想看成問題來處理時，幾乎都是遊戲之意。這是由於妄想有如以實際為空的東西為有那樣

，是一種玩弄之故。現在的人是不取這樣的狹義的佛教語了，都是用一般的近代的意思。總之，禪是討厭這樣的東西的。

到底禪思想是怎樣的呢；在人的種種作為中，倘若把思想看為是廣義地稱為宗教或文化的那種精神自覺的活動的話，則當然在禪中亦有這樣的東西了。但禪當有其稱為禪的理由；譬如，作為中國佛教一派的禪宗，要追尋其歷史的由來，在某一定程度是可能的。不過，像其他佛教諸宗那樣，並不具有特定的宗祖與教學體系的禪，已迷失其歷史的探究之道了。作為禪宗的基本文獻的「語錄」，與那些被稱為「傳燈錄」的有如恒河沙數的禪宗史書，由於我們難以找到那些可以弄清楚其主張與教義的線索，故變成難解了。這都是廣義的禪問答記錄的集成，但說到禪問答，人們便往往把它看成是不明原由的話頭的變形。又，研究禪的特色的人，更好強調其超邏輯與非理性一面。總之不管怎樣，禪都與思想無緣。禪，與其通俗的巨大的魅力相比較，其自身好像不具有明確的思想。但果真是這樣麼？

所謂「無」

現代的人有這樣的傾向，以所謂「無」作為禪思想的特色，「無」有多義；但倘若是指對應於現實的「有」或「無」的話，即廣義地指非存在的話，則中國禪確曾有以「無」作為問題中心的事。又在繼承中國禪的日本禪宗中，亦有同樣的傾向，這都是事實。不過，能否把「無」作為禪思想的本質呢？又進而從中國禪追溯而上，以「無」的思想來代表亞洲的瞑想宗教的特色，這是可能的麼？

（未完待續）

請指教
請定閱